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陈思和 汪涌豪 主编

原典
精读

周易精读

王振复 / 著

3

復旦大學出版社

原典
精讀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顾问 贾植芳 王运熙 章培恒 裘锡圭

主编 陈思和 汪涌豪

周易精读

王振复 /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精读/王振复著. —2 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8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ISBN 978-7-309-12370-8

I. 周… II. 王… III.《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1085 号

周易精读

王振复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5 字数 345 千

201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70-8/B·583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作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带连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迹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

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三辑、每辑十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遗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

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养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大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

陈鼓应 2015

自序

笔者研习《周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完全出于近乎偏执的个人爱好，没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岂料三十年余间，种种易著常在案头，易学易理时随吾心。耽玩之余，心存敬畏。读《易》之难，难在须从象数进入。象数与简古卦爻辞之间的文脉联系，繁复而纠缠。且易学史流派纷呈，思之幽深，“易学存疑之多，确为初涉者所一时难以索解”。“便也经年累月，寒来暑往，几乎天天枯坐案前。回想当年情景，大叹今不如昔。”（拙著《大易之美》“作者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这一本《周易精读》，是在拙著《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与《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出版社，1991年）基础上写成的。既然名曰“精读”，就应努力在“精”字上下点工夫，力求解读准确且具新意。比较而言，《周易精读》更做了通行本《周易》逐字、逐句的解释工作。这样做似乎有些“笨”，然而，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原典精读”课程的教材之一，考虑到学习它的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写成这样的“精读”，想来是必要的。

在学术理念与治易方法上，本教材坚持笔者一贯的“文化易”立场，即在理解传统象数学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与方法解易，从中华原始巫文化角度，解读卦爻符号、卦爻辞及其两者的意义联系。长期以来，易学界一直有“《周易》不是卜筮之书”、“卦爻辞不是筮辞”的看法。这一看法，随着“文化易”研究的深入，早已站不住脚。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一书，从“六经皆史”说以为《周易》乃史之记事，斥“易之本诂为卜筮”是“烟雾迷离之说”，称“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金景芳《学易四种》吕绍纲序曾

经说,“《周易》是讲哲学讲思想的书,卜筮只是它的躯壳”。出版于2005年1月,由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的《周易讲座》“序”正确地指出,“《周易》是卜筮之书,这一点,无论从《周易》卦辞、爻辞本身来看,从《周礼》、《左传》、《国语》诸书的有关记载来看,或者从《汉书·儒林传》说‘及秦禁学,《易》以筮卜之书独不禁’来看,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能否认”。其结论是,“最初,它(指《周易》)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然而,经过发展以后,由于发生了质变,于是有了哲学的内容”,“似《周易》又是哲学著作”^①。这一见解,笔者以为还可以作些修正。称“《易》本占筮之书”,这不成问题;称“似《周易》又是哲学著作”,虽为疑似口气,究竟所看重的仅是其“哲学”。固然,哲学在整部通行本《周易》尤其是《易传》的《系辞》等篇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就通行本《周易》的总体人文思想与思维而言,它不是仅仅只有巫学,不是只有哲学,也不是巫学加哲学,而是以原始巫文化为人文、历史根因之属于颇为原古的一大文化集成。拙著《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曾经倡言,“《周易》一书,是中华先秦时代留存下来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化巨著”,“蕴涵着原始巫学、数学、天文学、符号学、史学、哲学、伦理学与美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命理、数理、天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于一炉,属于颇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化集成”^②。从通行本《周易》的本经部分看,其卦爻符号系统、卦爻辞,属于原始巫术文化范畴。其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显然不是原始巫文化的原古面貌,而大致是春秋、战国时人富于哲学思辨的体现。从上经首乾坤到坎离,从下经首咸恒到既济未济,以及六十四卦序往往出现的两两错卦、综卦或错综卦关系来看,已经具有一定的哲学智慧。从通行本《周易》的《易传》部分看,其富于哲学智慧是毋庸置疑的,这尤其充分体现于《系辞》等篇。这种哲学(往往蕴涵美学因素)具有三大人文、历史素质与内容:其一,用于证明儒家伦理道德之合理性的儒家“实用理性”的哲学,和自然哲学意义的道家哲学;其二,阴阳、化变思想,朴素而辩证,偶有一定的五行思想;其三,道、儒与阴阳化变的哲学思想与思维,都根植于原古巫筮文化的遗存即古筮法之

① 《周易讲座》,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 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象、数、占、理(包括哲理),是《周易》本经与《易传》四大彼此联系的人文、历史内容,以象、数、占为主。从《易传》分析,主要包括儒家“实用理性”的哲学、道家自然哲学、阴阳哲学、儒家仁学(伦理学)与古筮法思想。《易传》的哲学、仁学之思,无可逃避地、历史地生成于原始卜筮的巫术文化之中。其中,属于象数学的爻位说尤为丰富且影响深远,且已具有后世发展为图书之学诸如先天、后天八卦方位图的文字记载。从《易传》所阐述的义理看,丰富而深邃,以气、象、数、道、阴阳、时、变、化、位、德、生、性、天、命与圣等为要,它们统归于天学、人学及其天人之学,是由巫学发展而来的人文之学。

可是,通行本《周易》的思想内容,如果仅仅称其为巫学、哲学或是巫学加哲学,是欠妥的。它确实是一个以原始巫筮文化为人文、历史根因、巨大而深邃又繁复的“综合思想库”,而以本经部分的“巫筮”为本。其中不乏属于中华智慧的一些“现代性资源”,也难免具有迷信、过时却同样值得研究的人文遗存。

基于如上认识,本教材对本经的解读,宗于文化学关于巫学的理念与方法,并非以《易传》解读本经,而是以本经解读《易传》。在卦爻辞与筮符的解读上,尤重象数之学的爻位说等,吸取、运用古哲、时贤的笺注、文字训诂与考古等公认的研究成果,纠正其欠妥之处,补正其可能的疏漏与缺失。本教材撰写时,对易学史上一些有代表性易著,做了一些文字与意义的对勘工作。本教材尤其不赞成以《易传》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说对本是巫筮记录与筮例的本经进行牵强的阐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提出“以复古为解放”这一著名的治学命题,称对于“清学”而言,其“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①。此言不谬。就《周易》本经的解读而言,在运用象数学的前提下,努力摆脱《易传》那种浓重的道德说教,以原始巫学的理念与方法解释筮符、卦爻辞及其两者的文脉关系,应是别一意义的关于易学的“以复古为解放”。当然,《周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易》本经与《易传》之间的历史、人文联系,同样值得注意。有关这些内容的论述,相信读者可以从本教材见出。

本教材缺失难免,真诚期待学界的批评。

2006年2月

2015年12月修改

目 录

导 言	001
上经三十精读	055
下经三十四精读	171
《系辞》(上下)精读	277
《说卦》精读	343
《序卦》精读	357
《杂卦》精读	369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376
修订后记	379

导 言

《周易》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巨可称世界之最,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思想、知识容量与价值意义无与伦比。

其中尤其通行本《周易》一书,作为中华先秦留存至今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化巨著,被西人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在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人类的人文科学领域,世界上有三大著作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尤为深巨,这便是古印度《吠陀》,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与中华《周易》。

德国著名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①人类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括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38 页。

发展起来”^①。虽然这里关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发展起来”的论述,显然遗漏了前文所提到的伊朗与巴勒斯坦等,因而逻辑上有不周之处,然而这一关于“轴心时代”的立论,依然大致经得起人类文化与思想史的检验。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思想巨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历史文化的深处“苏醒”,代表各自的民族与时代精神。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耶稣,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中国的老聃、孔丘,虽其各自展开哲学思想活动的时间有所先后,而共同完成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实现了每一民族、时代文化的“祛魅”与解放。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②

这种“精神的动力”,确实来自一种文化原型。就中华文化而言,它首先保存在一部属于原始巫学范畴的伟大经典即《周易》之中^③。

《周易》的思想、知识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品格与特点,记录了可以由此探寻中华文化之源的历史、人文资料,蕴涵着原始巫学、数学、天文学、文字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的确“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命理、数理、天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一炉、属于颇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化集成”^④。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

③ 参见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92页。

④ 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第3页。

说。”这是古人对《周易》夸饰有过，世上绝无哪部书的文化内涵可以囊括、穷尽这个无穷的大千世界，做到“无所不包”。然而，《周易》确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与文化智慧的综合体。就其文化思维而言，冯友兰曾据朱熹关于易乃“空的物事”之见，称《周易》是一个“套子”，凡吉凶之事，“都可以套入这个套子”，“《周易》的内容，主要是很多的公式。每一个公式，都表示一个道或几个道，总括《周易》中的公式，就可以完全表示所有的道”^①。这说明，《周易》的文化思想容量确实很大，涵蕴很深。

然而，本教材并不认为所谓《周易》是“中华文化之源”的流行见解是正确的。《周易》仅是记载了中华文化之源的重要的人文思想与思维资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根性，是比较能全面体现中华文化之源的一部伟大著作，但其本身并非中华文化之源。否则，《周易》成书以前的千万年中华文化又作何解？又将夏文化、殷文化比如甲骨文化之类置于何地？本教材认为，易学界一般所持《周易》是一部“哲学著作”的传统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周易》尤其《易传》部分的确具有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但这不等于可以由此断言它是一部“哲学著作”。《周易》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部以“巫”为文化基质的中国式的文化学巨著，并且，指明《周易》文化的思想与思维局限特别是巫筮迷信这一点，是必要的。

《周易》的主要版本

现存《周易》的主要版本有三。

一、帛书本

1973年底，发掘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全文写于帛书之上，今人称为“帛书《周易》”。内容包括两部分。其一，六十四卦卦符、卦名与卦爻辞等，

^① 冯友兰《易传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0年第7、8期。